

青鳥就「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之回應
(20.11.2008)

對政府以「保護青少年免受淫褻及不雅資訊荼毒」為大前提，就檢討實行了 21 年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提出了多項特別是針對新媒體加強規管的「改善範圍」建議，本會抱有懷疑態度。

本會認為，整份諮詢文件瀰漫著色情與性等同「淫褻」或「不雅」，均屬不健康而必須打壓的氣氛。當中多項建議不單無助處理或解決青少年在面對該等資訊時之困惑，而收緊《條例》、加強執法等建議更有機會導致媒體自我審查、侵犯個人私隱及資訊自由流通，同時增加推行性教育的困難，窒礙性文化發展及限制個人之性自主空間，容易造成以主流之道德觀打壓小眾取向之負面效果。

因此，我們反對諮詢文件中提及多項對傳媒及新媒體之限制及規管建議，並強烈建議政府應立即加強對青少年及成年人之教育及性教育，以更開放多元的角度討論情色文化及其他有可能涉及「暴力、腐化及可厭」之資訊。

1. 「淫褻」及「不雅」之定義及物品評級機制

根據現行之《條例》，「淫褻」及「不雅」的定義包括「暴力、腐化及可厭」，然而「淫褻」及「不雅」兩個詞彙本身的意義卻與「色情」及「性」有更多關連。繼續沿用「淫褻」及「不雅」作分級，既未能適當地表達「暴力、腐化及可厭」之意思，更帶有誤導成份，容易導致公眾對「色情」與「性」的負面標籤。

本會建議取消使用「淫褻」及「不雅」之眼，而以不同「程度」為物品評級，例如第一、第二及第三級。每級表示不同的閱讀建議，如適合所有人士閱讀、適合青少年閱讀，及只適合成年人閱讀等，方便個人按情況及需要而選擇。

本會建議政府就評級訂定指導原則，在經過廣泛諮詢及討論後，經立法機關審議通過。本會支持在為物品之評級作出裁決時，必須考慮是否有利於科學、文學、藝術、學術或其他小眾關注的事項。

2. 審裁機制

(A) 審裁機制

現行之審裁委員由個人提出向司法機構申請，再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其中委任之準則欠透明度，而現時審裁處只約有 300 名審裁委員，本會質疑現時之審裁委員是否能代表社會不同階層、背景人士所持「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普

青鳥於 1993 年成立，是一個服務女性性工作者的支援及倡議團體，堅信性工作為工作，認為香港政府及社會需要開展對性工作非刑事化的檢討及相關討論。以「一樓二」非刑事化為現階段的工作目標，爭取性工作者的基本權益及人身安全保障。

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本會反對成立一個新的獨立審裁機構，而由政府於社會上「某些」有代表性的界別中委任合適人士組成。本會因為這種「功能界別」有可能導致審裁機構偏重某些個別界別人士所持之道德標準，達致有欠客觀之審裁結果。

本會認為應該廢除現時的審裁處，交由一個特定行政部門評定某物品是否有機會違反本港法例，若初步評定物品有機會違反法例，則交予法庭正式處理，為該物品進行評級及裁定其是否違法。行政部門進行之評定結果，亦應該於網站公告市民，並應容許物主了解及翻查被評定為某級別之原因。

法庭則以普通法之原則，按照社會的標準而非其個人的準則、及根據案例為物品作出評級；而審裁處在被廢除前所作出之評級，應可被法院援引為案例。本會認為，本港之司法制度公正而公開，任何市民均可聽審及查閱有關之裁判，相信比現時的審裁員制度更為公正。

(B) 呈交物品以評定類別

我們認為，政府應設立一個特定行政部門（如上建議），接受由公眾提出的投訴，由該行政部門初步評定某物品是否有機會違法，再決定是否將有關物品提交予法庭作出裁決。

(C) 強制在作出檢控前進行評級

另外，當執法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遇到物品涉及違法行為時，亦必須將物品提交予法院進行正式評級，再根據法院之評級決定是否進行檢控。這種做法可避免執法部門自行作出判斷，而法院可就同一物品之評級裁決及涉及之違法行為一併作出處理。

3. 新媒體之管制

(A) 規管「淫褻」及「不雅」資訊

現時網絡技術日益發達，互聯網早已打破地域之限。本會認為規定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提供過濾軟件，以及要求輸入信用卡資料以核實身份、確保瀏覽人士年滿十八歲之建議不僅功效成疑，亦有礙通訊自由及侵犯個人私隱。而執法部門有權在取得法庭手令後向網站或互聯網供應商發出「強制移除違規網頁通知」，更是嚴重打擊本港通訊及資訊流動之自由，有機會被利用成為剝奪市民知情權之手段，實在不可能為一自由社會所接受。

本會同意網站可在展示資訊前先展示提醒及警告字句，顯示資訊有可能被評之界別。不同年齡人士須按個人狀況決定是否閱讀。

青鳥於 1993 年成立，是一個服務女性性工作者的支援及倡議團體，堅信性工作為工作，認為香港政府及社會需要開展對性工作非刑事化的檢討及相關討論。以「一樓二」非刑事化為現階段的工作目標，爭取性工作者的基本權益及人身安全保障。

電話: 27701065

電郵: afro@afro.org.hk

傳真: 27701201

網頁: www.afro.org.hk



本會認為，政府應加強教育及宣傳，協助公眾了解如何與青少年一同面對及理解有可能不適當青少年閱讀之資訊（包括「暴力、腐化及可厭」之成份），而非以禁絕之手段，以規管資訊流通之方法「保護」青少年。

(B) 「公眾人士」的定義

本會強烈反對規管個別使用者之間的傳送，堅持個別使用者在互聯網上之資訊流動自由不應被扼殺。

4. 刑罰

本會反對加重刑罰，認為現時之刑罰已經足夠。

青鳥於 1993 年成立，是一個服務女性性工作者的支援及倡議團體，堅信性工作是工作，認為香港政府及社會需要開展對性工作非刑事化的檢討及相關討論。以「一樓二」非刑事化為現階段的工作目標，爭取性工作者的基本權益及人身安全保障。

電話: 27701065

電郵: afro@afro.org.hk

傳真: 27701201

網頁: www.afro.org.hk

香港十分一會就《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的意見書（初稿）

反對收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倡議廢除第三類別

1. 成立於1986年，香港十分一會乃本地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的同志組織。成立初期以爭取男男肛交非刑事化為運動主軸，及後建立會員制、出版刊物、提供輔導熱線、籌辦同志基督徒小組等。二千年後改組，重新定位為爭取性權的基進運動團體，曾參與以往三屆的立法會選舉工程，聯同其他友好同志團體，出版《同志選舉手冊》，向同志社群及支持同志平權的人士推介親同候選人，將同志及其他性／別議題帶進立法會。十分一會近年亦積極介入事件，支援因為性而遭到打壓、邊緣和污名的人士及團體，並對日益猖獗的保守宗教陣營及其他反挫力量作持續而有力的對抗。另外，香港十分一會於今年與其他進步團體組成「色放」及「還我本色」兩條陣線，高調地介入現時保守封閉的色情政治及漸趨收緊的色情管制。
2. 十分一會認為商務及經濟局發表的《齊享健康資訊：請參與「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文件已經預設立場。檢討文件正標題為「齊享健康資訊」，暗示色情本質上是不健康、有害而無益的。然而，色情品在古今中外的文化裡都能找到，而且往往是男女老少滿足性慾、學習性愛技巧、開發身體感覺的重要途徑。對很多人而言，獲取色情是整全的性心理和性生理健康的重要環節。從一開始便把色情定義為「不健康」、「毫無價值」的資訊，本身就是一種無知和文化偏見。
3. 色情作為一種可以有利健康的資訊，受《基本法》和《人權法案》中有關資訊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保障，任何對色情資訊的製作、流通與獲取而施加的限制，必需基於強而有力的科學實證而非文化偏見，更不可訴諸個人的情感好惡。因此，色情管制不是一項道德議題，而是一項人權議題。
4. 政府早有傾向，所謂持開放立場只是說收緊力度的強弱多少未有定案。整個檢討文件都假設收緊淫審制度是社會共識，並以引導性提問誤導市民，例如：「有社會人士認為，公眾應擁有向審裁處呈交物品以作評級的權利」（19）、「社會人士有想法認為有需要收緊物品評級制度，亦有意見指現行評級制度下的第II類（不雅）範圍太過廣泛」（28）、「鑒於新媒體的出現，尤其是互聯網的漸及，公眾認為有必要訂立措施保護青少年免受新媒體上的淫褻及不雅資訊所荼毒」（38）、「部份市民希望執法部門能查找市面所有違反《條例》的物品，並對該些物品採取報法行動」（56）、「有社會人士認為，我們應加倍注意電子遊戲、電腦遊戲等日漸受青少年歡迎的新類型物品」（59）、「有社會人士認為，提高《條例》的阻嚇作用非常重要」（64）、「社會人士認為，我們需要加強宣傳和公眾教育的工作，特別是對一些日漸受青少年歡迎的新媒體，更應加強力度，以抗衡淫褻及不雅資訊的不良影響」（72）。

政府躲在虛構的「社會人士」背後，裝作中立持平，實質早有立場。

5. 檢討文件內總共出現了 27 次「青少年」，並多番強調不雅及淫褻物品會腐化和荼毒她／他們心智，但局方卻從未曾交代有力的證據。今次檢討文件的出爐，應該是回應去年中大學生報「情色版」風波及今年年初陳冠希事件揭發出淫審制度的混亂無章，但局方把焦點放在保護「青少年」免受色情荼毒之上，不只錯誤理解當時輿論及社會各界對淫審制度的不滿，還似乎有意迴避檢討當時出漏百出的根本原因。因此，檢討文件只著公眾討論如何加強淫審委員的代表性，卻從不披露現任三百多位淫審委員的宗教背景、界別、所屬團體、性別、年齡、任期等資料供公眾作審閱和討論的基本材料。在資料嚴重殘缺下，公眾無從得知現時淫審委員的組成是否傾斜向某一宗教背景的人士、又是否高度集中於某一個年齡層等。
6. 局方在文件中反覆稱色情傷害兒童及青少年心智，但關於色情對青少年影響的研究結果不一，未有定論。然而，去年一份由地本學者黃結梅博士所做的研究顯示，從 1990 年至 2005 年這 16 年間，青少年因非禮或強姦而被捕的數字無明顯上升的趨勢，每年仍然徘徊在 200 多宗上下¹。換言之，互聯網在 90 年代初開始逐步普及，至今絕大多數兒童及青少年使用的電腦都接連到互聯網的年代，接觸色情資訊的機會增加並沒有製造更多青少年干犯性罪行的個案。相反，黃博士在研究中發現，有觀看色情品的青少年較沒有觀看的更會尊重女性在性事上的自主。換言之，色情有助培養性別平等的態度。這是檢討淫審制度時最起碼的知識。
7. 十分一會倡議將現時淫審處行政與司法權二分，淫審處只保留行政分類的功能，而司法權則交由法庭。有反對意見認為交由法庭，便意味由一位法官去判斷社會道德禮教，難有代表性。然而，社會道德禮教並非以人數多寡來決定，應以法治精神和人權原則作為標準。現時淫審處在接到轉介物品時，先進行閉間的初次評級，在通知物品管有人後限定時期內若無覆核要求，則初次評級便自動變成最終評級。這個程序有違普通法要求法律公義必須彰顯於人前和無罪推定的法律精神。第一，進行初次評級時，物品管有人無法就評級提出觀點抗辯，淫審委員在沒有對辯的情況下往往只按自己的道德好惡為物品評級。正如高等法院在唐世豪訴淫褻物品審裁處一案中指出，由於初次評級帶有法律後果，所以不能以粗疏行政程序來處理，必須嚴格貫徹法治精神。黑箱作業的初次評級有違法律公義必須彰顯於人前的原則，亦剝奪事主為自己權利辯護的合理機會，理應廢除。第二，若物品管有人不服初次評級，可申請覆核，但淫審處無需要就被次評級給予理由，物品管有人根本在毫無資料下要為自己辯護。雖可動用豁免條款，但舉證的一方卻落在物品管有人，努力為自己的清白作證。這程序違反了普通法無罪推定的法律精神。十分一會認為將司法權交回法庭作公開公正的審訊，才可糾正現在於淫審法

1 黃結梅「走出道德恐慌 再思色情品對青少年的影響。」青年研究學報 10 (2007)。

- 規中法律不公的情況。控方雖在庭上公開指出存疑的物品哪部份屬於淫褻不雅，而物品管有人在開庭前便能掌握控罪內容，並據此準備答辯，更可在需要時傳召專家證人作供。因接獲投訴，由影視處轉介或其他法庭或裁判官轉介而進行的初次評級需在公開的法庭內進行。
8. 另外，十分一會認為，在法例條文內定立因文學、藝術、科學及其他有關公眾利益作為豁免理由仍未足以保障言論和資訊流通的自由。十分一會倡議將豁免理由變成對所有呈交物品的推定。換言之，任何呈交的物品在評級前需先被假定為擁有文學、藝術、科學或其他公眾利益的價值。
 9. 十分一會強烈要求取消第三類「淫褻」物品的分類。現行法例規定被評級為第三類別的物品一律禁止出版。我們認為禁止出版比規管物品的出版方式對《基本法》賦予的資訊流通自由的侵害更加嚴重，在沒有證據證明物品會構成實際和嚴重的傷害時，政府和法律均不應介入私人喜好。有反對意見或會指出兒童色情對兒童構成實質傷害，但本港已定立獨立於《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防治兒童色情法規，而涉及兒童色情的案件均不需將兒童色情物品轉交淫審處作評級。十分一會認為現行的第三類「淫褻」類別的設立不但歧視小眾的性喜好，更將大眾平常性活動的文字、聲音或圖像呈現，一概列為禁止以任何形式發布的「淫褻」物品，實屬荒謬。另外，「不雅」針對的對象是18歲以下人士，但「淫褻」則針對所有人，包括成人。這無疑是政府粗暴介入成人的私隱權，取替成年人做獨立的道德判斷。
 10. 十分一會反對強制互聯網供應商提供過濾軟件。第一，我們憂慮法例賦予互聯網供應商過大權力，於編制過濾軟件的黑名單時，將正面的、健康的性資訊錯誤攔截，侵害公眾獲取資訊的憲法權利。第二，從過濾軟件刪除被錯誤攔截的網站的機制仍然不清，無辜被封鎖的網站無從申訴。第三，以立法方式強制互聯網供應商提供過濾軟件，令網站內容在並未發布前便自動按過濾軟件的黑名單或關鍵詞分類和封鎖，本質上與要求書刊於出版前送檢無異，與現行淫審法規強調不作預先審查相悖。
 11. 十分一會認為有關過濾軟件一事，政府實無角色。加裝與否，應由家長與兒童及青少年經協商後自行決定，而兒童及青少年的享有資訊自由的權利應作為考慮的前提。
 12. 十分一會認為現時刑罰過重。違反法例就不同級別物品的出版限制，相較其他罪行所做成的傷害實在極度輕微，但現時的刑罰卻不合比例地高，有違公平量刑的原則。
 13. 十分一會倡議影視處應推廣對色情寬容的教育工作，停止資助一些旨在煽動公眾動輒投訴的團體。對不同性表達展現寬容的態度，是一個多元社會應有的表現和持續奮鬥的目標。

曹文傑 (小曹)
香港十分一會副會長
19-11-2008



香港彩虹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建議書

政府發表諮詢文件，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下簡稱：淫審條例)。香港彩虹是香港的同志組織，同樣關注《淫審條例》及其檢討。

沒有人能壟斷道德

現行《淫審條例》沿用多年，屢鬧笑話，比如大衛像事件、中大學生報事件等等。更令人憂心的是，有不少傳媒甚至開始自我審查，就像《國家地理雜誌》因為幾幀原始人的「裸照」竟然自行封上膠袋，這實在是文化悲劇。凡此種種，我們看見現行的《淫審條例》與社會脫節，已到達不能不改的地步，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但如何去「改善」卻是個弔詭的問題，有什麼人能壟斷所謂的「道德」呢？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的人也有不同的道德觀，誰人有權定義何謂「淫褻」？何謂「不雅」呢？

現行淫審制度忽略性小眾

根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檢討《淫審條例》發表的諮詢文件中第七頁《現時制度 1.2a》指出，「淫褻」及「不雅」的其中一個定義是：「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這個準則無疑是以大眾欺壓小眾，完全無視性小眾的權益。猶記得「鏗鏘集-同志·戀人」事件，因為鏗鏘集播放與同志有關的節目，而遭到廣管局的強烈勸籲。雖然這事件並不涉及《淫審條例》，卻反映出性小眾的言論和資訊是在無形中受到打邊的，《淫審條例》不能不引以為鑑。

諮詢文件中表示，擴大「淫審員」的人數，但這並無助於保障性小眾的權益。我們認為，政府有需要確保在「淫審員」中有一定人數的性小眾。此外，「淫審員」亦不能單由高學歷人士、專業人士和年長的人擔任，因為道德標準絕對不是單單掌握在他們的手上。而政府亦必須公開「淫審員」的統計數字，當中包括：性別、性傾向、學歷和年齡等等。

《淫審條例》的荒謬

現行的《淫審條例》將男性性器官的照片和女性性器官的照片列為不雅類別，凡向十八歲以下人士展示即屬違法。也許會有人認為合理，但只要細心去想，便不難發現其中荒謬的地方。因為與十六歲以上人士發生性行為並不違法，而進行性行為時又難免會「展示」性器官，難道展示「不雅物品」會比展示「不雅實物」更為嚴重？我們的性器官並不骯髒，故此，問題並不是出在「年齡」上，因為根本沒有東西是不應該看的。如果男性勃起的陽具是「淫褻」的話，那麼便有不少男生是從小到大都在一直在看「不應該看」的東西了。

禁了資訊，禁不了慾望

有不少人認為當青少年看到「淫褻」或「不雅」物品時，便會挑起他們的性



慾。但事實並非如是，孔於禮記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亦云「食色性也」，食慾和性慾都是人的本性，就算沒有看到食物，人都是會餓的；不管青年人有沒有看過「淫褻及不雅」的物品，他們的性慾依然存在，不許青少年看「淫褻及不雅」的物品，不過是斬腳趾避沙蟲的做法。

是次《淫審條例》檢討的主題是「齊享健康資訊」，既然說明是「健康資訊」即是代表有「不健康資訊」。而「健康資訊」是可以「齊享」的話，是否便暗示了「不健康資訊」便不能「齊享」，甚至應該禁絕呢？John Milton 在《自由詞願書》中曾清楚指出：「任何作品也可以讀。藉由『明辨縝思』的讀者，可以得到新的發現，提出辯駁，提出警訊，或引以為戒。」由此可見，我們不應消極地禁止資訊的流通，反而應該訓練市民成為「明辨縝思」的讀者。

既然沒有資訊是不應該看的，我們也就不應禁止發布任何資訊。故此，我們認為，新的《淫審條例》不應再禁止第三類物品的發布，而《淫審條例》的意義應是協助市民選擇想看的東西，而不是禁止某類的資訊流通，充當道德法官。

君子別立危牆之下

是次《淫審條例》的檢討中，增加了互聯網的監管，不少報章便將之說成是「網絡廿三條」，除了政府之外，沒有人能知道這次《淫審條例》的檢討是不是為了「廿三條」試溫，但從歷史上得知，禁止資訊的流通惟一的「好處」就是鞏固專制的政權。外國名著，盧梭的《懺悔錄》曾被教皇庇護七世列入《羅馬禁書目錄》，與其說《懺悔錄》傷風敗德，倒不如說《懺悔錄》的內容影響了教廷的威信；而在中國曾有一句說話：「男不讀水滸；女不讀西廂」，《水滸傳》及《西廂記》兩部中國經典都曾被視為禁書，認為是誨淫誨盜荼毒人民的著作，而事實上，被禁的原因也是為了鞏固當時專制的政權。

今時今日資訊科技一日千里，要禁止網上的資訊流通是痴人說夢。《禁書：100 部曾被禁的世界經典作品》的作者曾說過：「無論如何審刪，到頭來終究是徒勞無功」。政府何必浪費如此多的資源甚至冒「網絡廿三條」之惡名去幹這等絕無成效的事情，規管網上資訊呢？

總而言之，沒有資訊應遭禁止發布，沒有任何東西是看不得的，重點是如何訓練看者「明辨縝思」的能力。故此，政府應把焦點集中於培訓市民的批判能力，使市民能謹守自己心中的道德律，誠如康德所言：「自律原則是惟一的道德原則」，人的道德觀也不同，若市民不懂自律，任何的禁止也是枉然。

尊敬的立法會議員：

本人代表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HKISPA)出席本次會議。本會於11月13日提交了一份有關互聯網內容過濾系統的建議書初稿(CB(1)202/08-09(11))，作為回應今次〈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諮詢文件第四章，2.4及2.5節——「立法強制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提供過濾軟件」的基礎。

首先，本會想指出諮詢文件第四章2.4節上的標題雖然是「...提供過濾軟件」，但內容描述的其實是提供中央控制形式的過濾服務，用作上網的電腦並無須安裝任何軟件。現實環境之下，由於各互聯網供應商的網絡連接方法有異，而區別身份的機制一般以接駁入屋的物理線路為基礎，因此如果要靈活選擇是否啟動過濾功能，由其是一個家庭有多於一台電腦的情況下，不在上網電腦上加裝軟件，似乎並不可行。加上手提電腦成為主流，上網不再局限在家中，要全面協調所有接駁途徑，實在不切實際。可行性之外，強制性中央過濾亦激起社會對網上言論自由被操控的疑慮。主要基於以上原因，本會建議採用客戶端安裝過濾軟件的模式。

另外，過濾系統的可靠性亦是諮詢文件關注的問題。時下年青一代普遍比家長更能掌握資訊技術，除非所有用戶無選擇地都要被過濾，否則短時間內被找出突破的方法是可以預期的。作為兩名子女的父親，我認為長期單方面的監控只會令雙方變成對立，不利家庭和諧。面對新媒體、新事物，父母與子女是否更加應該成為伙伴，共同學習、分享、進步呢？本會因此建議對青少年採取與兒童截然不同的保護模式。家長可選擇由年青子女自行決定暫停過濾功能，所有系統設定的改變均以日誌(log)形式紀錄於服務主機(server)之內，並以簡報方式每月匯報。家長亦可隨時登入系統查閱詳細數據，更可與其他同類用戶的使用特性作比較，從而對子女的上網習慣有更深的了解。

最後，現有過濾產品主要由歐美廠家生產，內容分類及評級標準皆未必適用於香港。要能滿足本地的需求，我們認為類似Web2.0的概念可以借鏡。過濾表的產生及更新由用戶直接參與，集腋成裘，可以最快的速度建立香港家長合用的過濾表。

一個完整的方案不能只管功能，亦需要照顧持續發展的可行性。本會的建議書除了提供針對現況的技術方案構思，同時亦對資源投入、未來發展及營運模式有所概述。希望在得到各界回饋後，最後的定稿可以成為其中一個被重視的建議。

多謝各位

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秘書 李銘斌

Response to the Review of the Control of Obscene and Indecent Articles Ordinance

Submission to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Panel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1. We believe that the review of the Control of Obscene and Indecent Articles Ordinance (COIAO) is timely and necessary, due to the controversies and public outcries surrounding many decisions by the Obscene Articles Tribunal (OAT) in recent years. A review on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its operations, including law enforcement, is needed, but the motivation of the review should not be based on an assumption that more control is needed, and in particular any attempt to specifically target the new media would be misguided.
2. We believe that singling out the Internet for any kind of content control would be an improper policy direction. In general, laws and legislation should be held to be neutral in technology and media, and only in extreme cases of proven necessity would specific laws be appropriate to govern specifically any particular media or technology, such as the Internet. Otherwise, such attempts to legislate specifically for the new media would be both ineffective and unfair.
3. The proper priority questions to be examined in the current review should be about exploring whether or not society may come to a consensus on whether Government should impose more control on obscene and indecent articles, if society can agree on a common set of standard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such articles, and whether any form of control can be indeed effectively carried out. The consultation should not jump into the discussion of "how" to carry out further control, as it has apparently been drafted,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new media.

Section 1: Definitions

4. "Translating public standards in respect of 'obscurity' and 'indecenty' into clear provisions" is indeed difficult to almost impossible in an advanced and diversified cultural society like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we should embrace diversity and tolerance, rather than allowing Government to impose or endorse "standards" in respect of such "values" as obscenity and indecenty.
5. The reference question on how to "expand the definition of 'obscurity' and 'indecenty'" is misleading as it already assumes that such definition needs to be expanded, as opposed to being kept as present or even be reduced. In a tolerant and diversified society, flexibility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clarity" as "values" relating to obscenity and indecenty should not be "hard-coded" into legislation. Indeed, attempts in the past by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OAT to apply strict standards in interpreting obscenity and indecenty were the real reasons causing the criticisms against the COIAO.
6. In particular, we ar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being directly involved in drawing up classification guidelines, as this will be perceived as undue interference by the Government on Hong Kong'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Section 2: Adjudication System

7. We believe that in a diversified and open society such as Hong Kong,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for society to come to a consensus on issues relating the standards of obscenity and indecenty, and it is again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expect the adjudication system to come to a uniform decision to all cases. Likewis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AT cannot be

improved merely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adjudicators, as a larger number may indeed make it harder for the group to come to consensus.

8. In principle, we are of the preliminary view that, as mentioned in point 2.6 of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the court can be relied on to make classification for articles under many advanced jurisdiction, and it may be a viable option to abandon the OAT adjudication system altogether. Further consultation with more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how this is done in other jurisdiction is necessary.
9. If we do have an adjudication system using the OAT, we believe it is fair and appropriate for the public and publishers to have the right to submit articles to the OAT to be adjudicated. Otherwise, the publishers will have to face unnecessary risk of violating the COIAO, and as a result, some may choose to self-censor. This is unfair to the public, including both the publishers and receiving public.
11. The OAT should provide higher transparency. The first adjudication now is not reasoned and this should be changed so that appeals can be facilitated and a more consistent criteria of judgment can be developed, and the public can be better educated about the rationale used by the OAT.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is more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than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adjudicators.
10. We believe that law enforcement should submit articles to be adjudicated before prosecution, as this appears to be a fair, basic and fundamental right that the accused should be entitled to. Concerns on efficiency is no excuse for law enforcement to sidestep this step.

Section 3: Classification System

12. We believe that the pres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is adequate, and society is not in agreement of any urgent need to further expand the system or make it stricter. Likewise, we do not believe there is any urgent need to create any further sub-classification for Type II (indecent) articles, as it is not practical to further sub-divide th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an even smaller range of ages.

Section 4: New Media

13. We reiterate that laws and legislation should be held to be neutral in technology and media, and only in extreme cases of proven necessity would specific laws be appropriate to govern specifically any particular media or technology, such as the Internet. Hence, the reference question specifically singling out the Internet to consult about the "level of regulation" it should receive is misguided and unfair.
14.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self-regulatory regime for the handling of obscene and indecent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Hong Kong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ssociation (HKISPA) and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Authority (TELA) has been functioning well and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received has been decreasing.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 general consensus in society that the problem is escalating. It is best that this system of co-regulation continues to be the primary model for "regulating" the Internet.
15. We are against making it mandatory for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SPs) to provide filtering software or services at the server level. First, no filtering is totally foolproof and such mandatory requirement may only cause the public to have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Second, it will add cost to ISPs' operation, including those many ISPs which do little to no residential

business, thereby adding cost to all ISPs and charges for all users, including business and residential.

16. More importantly, it must be noted that server-side filtering services targeting youth are already available from some ISPs but the adoption rate is not high.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s a whole must recognize this and determine the true cost of why parents are not choosing these available services, rather than mandating all ISPs to provide services that few parents are choosing at present anyway. Are parents not choosing these services because of cost, lack of information or knowledge that these services are available, or because these services are shown to be ineffective, inaccurate or slow? These questions must be answered before any attempt to even start to discuss mandatory filtering by ISPs.
17. A better alternative would be for the Government to – based on the finding of the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s – provide the necessary assistance to parents who may need to be informed or subsidized to adopt these services. And instead of mandating ISPs to provide filtering by law, the provision of these services can continued to be market-driven, but ensuring that parents do have a choice, and assisting them in being informed or subsidized where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The Government can work with and assist the industry (e.g. HKISPA) and concerned NGOs or the educational sector to provide such filtering services in a market-driven manner.
18. Since the Internet is global in nature, measures taken in Hong Kong, including legislative and mandatory measures taken over ISPs and other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 (OSPs) would be ineffective and incomplete – including proposed measures mentioned in the consultative document such as warning messages, age verification, etc. Thus we are against imposing specific measures to regulate obscene and indecent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19. On the ques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public” in the context of distribution of articles, it must be recognized that the Internet as a form of new media comes with a usage cultur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media. It would be unnatural and even objectionable to many Internet users if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users of a forum, for example, will be deemed as distribution of articles to members of the public.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draw a line between users who are indeed sharing articles with acquaintances, which should not be inhibited in any way.
20. While the Government has mentioned recent legislations in Australia as an example of using some forms of mandatory filtering and age verificatio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ose schemes are still highly controversial in Australia, have been cited as failure in technology, and the Government is already under a lot of criticisms for pushing forward with these controls. Also, many other countries are taking a much more light-handed approach, such as the U.K.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a more complete and balanced view if we are to compare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Section 5: Enforcement

21. We believe that uncertainty in the enforcement of COIAO is indeed a bigger problem than the need for further legislation. Most previous and recent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COIAO has to do with selective enforcement, or the OAT following its own internal guidelines to operate as opposed to following exactly the letter of the law.

22. We believe the Police should take a minimalist role in the enforcement of COIAO, as there are many businesses that should be dealt with under higher priority, or causing more serious harm to society. It is highly inappropriate and simply impossible for law

enforcement to try to monitor all activities, let alone the concerns over privacy. Hence law enforcement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primarily acting on complaints, and focusing on more extreme cases such as child pornography, although such materials are covered by other legislations.

23. We agree that the scope of the review can be expanded to cover other forms of electronic media that have an effect on young people, including electronic games.

Section 6: Penalty

24. We believe current penalties for offenses under COIAO is adequate for deterrence purpose.

Section 7: Publicity and Public Education

25. While we believe that edu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in the handling of the issues relating to obscene and indecent articles, we do not agree with the apparent "assumption" made in the first reference question in this section, that "XXXXX"

Conclusion

24. This consultative document lacks detailed discussions about legal,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proposed measures mentioned, and does not contain any references to practice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internationally. This does not help the public being informed as to making a more informed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Instead, the public is asked to make responses based on their instincts and existing positions, and this is not conducive to a productive consultation.
25. It is easy for some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does not understand or are not even active users of the new media to propose imposing a double standard on regulating content on the new media, but this phenomenon should be carefully guarded against.
26. We are in particular concerned about any attempts to impose specific or mandatory screening or filtering mechanisms over the Internet.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currently the only articles which are mandated to be pre-screened are movies to be shown in cinemas. Otherwise, no pre-screening mechanism exists for any other articles. However, introducing a mandatory filtering requirement for the Internet through the ISPs would in fact make the Internet even more "censored" than those movies to be shown in cinemas. Just as the public would most likely not support a black list for books to be imported or published in Hong Kong, mandatory filtering of the Internet should be treated equally and opposed.
27. We uphold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s a core value of the highest priority in Hong Kong, and one that is most critical even for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 one core value that cannot be traded lightly for other concerns. We are concerned that over-regulation would harm the image and reality of information freedom in Hong Kong. Any actions to exert further control would cause damage to Hong Kong's reputation in information freedom.

